

李  
洱著

# 花 腔

李洱作品系列·长篇小说

上海文艺出版社  
Shanghai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013029183

I247.57  
670-3

李洱作品系列·长篇小说  
李洱著

# 花腔

上海文艺出版社  
Shanghai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I 247.57

670-3



北航

C1637565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花腔/李洱著. -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12.12

ISBN 978-7-5321-4506-5

I. ①花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84658 号

出品人: 陈 征

策 划: 丁元昌

统 筹: 郑 理

责任编辑: 丁元昌

封面设计: 王志伟

花 腔

李 洱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绍兴路 74 号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3.5 插页 2 字数 296,000

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4506-5/I · 3500 定价: 35.00 元



北航

C1637565

凡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54742977

## 自序

十年前,有编辑朋友说,愿意编辑出版一套我的作品集,或者所谓的文集。最近几年,也不断有人这样建议。对朋友的好意,我当然要表示感谢。但是,我却不敢贸然应允。

对自己的作品,我一直缺乏足够的信心。我自认为是个认真的写作者,但是认真只是一种工作态度,它并不能保证你能写出好作品。我也自认为写出过一些好作品,但是它们在我的作品中究竟占有多大比例,我却心中无底。多年来我一直有个愿望,就是能抽出时间,对已有的作品进行必要的修改和润色,好像它们还只是一些半成品,不该轻易拿出来示人。

熟知我的读者都知道,我这样说,并非矫情。

我收到过、拜读过很多朋友的作品集、文集。阅读朋友的作品,既是与朋友相处的方式,也是向朋友学习的机会,你可借此知道当代的写作状况。但是说句实话,对这些作品集、文集能有多少读者,我总是不免有些怀疑。以自己的阅读为例,中国作家中,除了鲁迅的文集,别人的文集我确实没有认真通读过。外国作家中,除了加缪的文集,我也没能全都读完。是啊,除了研究鲁迅和加缪的少数专家之外,谁又会去通读他们的文集呢?对鲁迅和加缪这样的顶尖大师尚且如此,遑论对于他人?

正是因为这样的理由,我对出版作品集,或者所谓的文集,确实没有太大的兴趣。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,现在当这套作品集出现在读者面前的时候,我心中充满了不安。

如果你问我,既然如此,那你为什么还要同意将它们集中出版呢?我想了想,终于找到了一些理由。首先当然因为是出版社的盛情。上海文艺出版社是我非常信任和尊重的出版社,从这里出版的很多优秀作品,曾经极大地丰富了我的文学世界,我对此一直深怀感激。对他们的好意,我除了感谢还得接受。其次,我逐步认识到,写作者永远不可能写出让自己非常满意的作品的。在一些人看来已经足够完美的作品,在另外一些人看来却可能是毛病百出,而他们指出的一些毛病,可能有助于你写出更好的作品;对于你自认为的那些失败之作,或许还会有读者认为值得一读。坦率地说,这两种情况都曾经在我身上发生过,这是一种鞭策,也是一种安慰。而我,既需要鞭策,也需要安慰。

这套作品集,除了收录我的小说作品,也收录了我的一些文学对话录、演讲以及随笔。与我进行这些对话的批评家、记者,无疑都是文学的行家。借对话和演讲的机会,我讲述了我对人与事、对文学与时代的一些看法。正是那样的一些看法,决定了我为什么会写出这些作品,也决定了这些作品的成功与失败。

感谢阅读这套作品集的每一位读者朋友。

李 洱

2012年9月27日

## 卷 首 语

昨天我才意识到,我与这本书已经相伴十年了。这让我感到惊讶。但是,如果能更深入地了解葛任的故事,我就是再花去十年,也是值得的。

其实,这并非我一个人写的书。它是由众多引文组成的。我首先要感谢医生白圣韬、人犯赵耀庆以及著名法学家范继槐。他们不光见证了葛任的历史,参与了历史的创造,而且讲述了这段历史。读者很快就会发现,他们讲故事的能力足以和最优秀的侦探小说家相比。他们的讲述构成了本书的正文部分。其次我也要感谢冰莹女士、宗布先生、黄炎先生、孔繁泰先生,以及外国友人安东尼先生、埃利斯牧师、毕尔牧师、费朗先生、川井先生等人。作为本书的副本部分,他们的文章和言谈,是对白圣韬等人所述内容的补充和说明。

读者可以按本书的排列顺序阅读,也可以不按这个顺序。比如可以先读第三部分,再读第一部分;可以读完一段正文,接着读下面的副本,也可以连续读完正文之后,回过头来再读副本;您也可以把第三部分的某一段正文,提到第一部分某个段落后面来读。正文和副本两个部分,我用“@”和“&”两个符号做了区分。之所以用它们来做分节符号,而不是采用通常的一、二、这样的顺序来

划分次序,就是想提醒您,您可以按照自己对故事的理解,重新给本书划分次序。我这样做,并非故弄玄虚,而是因为葛任的历史,就是在这样的叙述中完成的。

有人说,葛任的生与死,其实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生与死。还有人说,葛任身后长着一尾巴,一条臧否各异、毁誉参半的尾巴,一不小心就会抽打住您的神经末梢。前天早上,我打开电脑的时候,又看到一位朋友在发给我的电子邮件中说,葛任是一块魔毯,既能将你送上云端,也能将你推下幽谷。这些话准确与否,读完本书的朋友或许都会有自己的判断。

最后必须说明的是,虽然我是葛任还活在世上的唯一的亲人,但书中的引文只表明文章作者本人的观点,文章的取舍也与我的好恶没有关系。请读者注意,在故事讲述的时间与讲述故事的时间之内,讲述者本人的身份往往存在着前后的差异。正是由于这一差异,他们的讲述有时会出现一些观念上的错误。我相信读者能正确地看待这些错误,所以我并没有做出太多的纠正。我只是收集了这些引文,顺便对其中过于明显的遗漏、悖谬做出了必要的补充和梳理而已。当然,因为葛任是我的亲人,我对他的爱也与日俱增,所以在与本书相伴的十年间,尽管工作的性质要求我保持冷静和超然,但很多时候,我还是忍不住要放声大笑,或低声哭泣,或在沉默中战栗……

# 目 次

|           |   |
|-----------|---|
| 自序 .....  | 1 |
| 卷首语 ..... | 1 |

## 第一部 有甚说甚

|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消息 .....       | 3  |
| 二里岗战斗的常识 ..... | 9  |
| 毛驴茨基 .....     | 13 |
| 与田汗拉家常 .....   | 21 |
| 早产儿 .....      | 25 |
| 葛任家谱 .....     | 28 |
| 帽子戏法 .....     | 32 |
| 李有源之子 .....    | 37 |
| 张家口 .....      | 39 |
| 白圣韬的丈人 .....   | 47 |
| 诗朗诵 .....      | 51 |
| 谁曾经是我 .....    | 54 |



|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鼻出血 .....    | 58  |
| 粪便学 .....    | 60  |
| 菩萨心肠 .....   | 64  |
| 东方的盛典 .....  | 69  |
| 二人行 .....    | 75  |
| 雪泥鸿爪 .....   | 80  |
| 上一次远行 .....  | 82  |
| 忧郁斯基 .....   | 90  |
| 易子而食 .....   | 97  |
| 梅苏膏(哥) ..... | 103 |
| 尿白疗伤 .....   | 107 |
| 大宝 .....     | 113 |
| 活口不留 .....   | 116 |
| 白圣韬的结局 ..... | 121 |

## 第二部 向毛主席保证

|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向毛主席保证 ..... | 125 |
| 劳改队 .....    | 127 |
| 歌乐山 .....    | 130 |
| 蚕豆花 .....    | 134 |
| 命令 .....     | 137 |
| 东方红 .....    | 141 |
| 奔丧 .....     | 143 |
| 父亲之死 .....   | 148 |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革命友谊 .....        | 155 |
| 初恋 .....          | 158 |
| 葛任赴日 .....        | 163 |
| 大贞丸号 .....        | 164 |
| 黄鼠狼给鸡拜年 .....     | 169 |
| 显微镜 .....         | 171 |
| 蚕豆乖,乖蚕豆 .....     | 178 |
| 行走的影子 .....       | 183 |
| 杨凤良 .....         | 186 |
| 关于杨凤良 .....       | 192 |
| 密电 .....          | 196 |
| 一个谜案的揭晓 .....     | 201 |
| 盼星星,盼月亮 .....     | 202 |
| 山花烂漫 .....        | 206 |
| 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 ..... | 209 |
| 宗布的大荒山之行 .....    | 215 |
| 白圣韬又被吊了起来 .....   | 220 |
| 慢性腹泻 .....        | 225 |
| 白圣韬见到了葛任 .....    | 228 |
| 透明,轻盈,绯红 .....    | 232 |
| 杨凤良之死 .....       | 235 |
| 邱爱华 .....         | 241 |
| 葛任却没有走 .....      | 243 |
| 真诚的痛恨 .....       | 246 |
| 马缰绳 .....         | 248 |

|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|
| 阿庆之死 ..... | 252 |
|------------|-----|

### 第三部 OK,彼此彼此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我是来还愿的 .....         | 257 |
| 一点说明 .....           | 260 |
| 忘掉过去,就意味着背叛 .....    | 262 |
| 南陈北李 .....           | 265 |
| 忘掉过去,就意味着背叛(续) ..... | 270 |
| 希望小学 .....           | 273 |
| 晕船 .....             | 275 |
| 交通线 .....            | 279 |
| 第一夜 .....            | 281 |
| 剧团 .....             | 285 |
| 葛任劝我走 .....          | 290 |
| 好一朵茉莉花 .....         | 293 |
| 胡安之死 .....           | 296 |
| 历史诗学 .....           | 303 |
| 每天都有人头发变白 .....      | 307 |
| 关于阿庆的一点补充 .....      | 311 |
| 狗的哲学 .....           | 314 |
| 巴士底病毒 .....          | 319 |
| 扁桃体发炎 .....          | 323 |
| 万物为刍狗 .....          | 326 |
| 谈诗论道 .....           | 330 |
| 徐玉升与《逸经》 .....       | 335 |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组阁 .....         | 339 |
| 杨凤良的后人 .....     | 341 |
| 一箭双雕 .....       | 346 |
| 对邱爱华之死的补充 .....  | 349 |
| 迷雾中的冰莹 .....     | 353 |
| 费朗的记述 .....      | 359 |
| 屁股擦干净 .....      | 362 |
| 张奚若 .....        | 365 |
| 川井寻兄 .....       | 367 |
| 七福神与喜鹊宴 .....    | 371 |
| 调查研究 .....       | 378 |
| 我成为我的开端 .....    | 383 |
| 阿庆的工作汇报 .....    | 386 |
| 真实就是虚幻? .....    | 390 |
| 白圣韬 .....        | 393 |
| 西官庄邮局 .....      | 397 |
| 循序渐进 .....       | 399 |
| 姑祖母的顾虑 .....     | 402 |
| 劝降 .....         | 404 |
| 小休息,大休息 .....    | 407 |
| 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 ..... | 410 |
| 尾声 .....         | 416 |

# 第一部 有甚说甚

时 间：1943 年 3 月

地 点：由白陂至香港途中

讲述者：白圣韬医生

听 众：范继槐中将

记录者：范继槐随从丁奎



## @ 消 息

将军,有甚说甚,那消息是田汗告诉我的。那时我还在后沟。干你们这一行的,定然晓得枣园后沟。对,那里有一所西北公学,还有一个拘留所。我自然是在拘留所里。我在那里住了两个来月。那天晚上,当田汗来后沟看我的时候,我想,他定然是看着同乡之谊,来给我送行的。唉,我可能活到头了。按说,我是学医出身,也上过战场,死人见多了,不应该感到害怕。可是,一看到他,一闻到他身上的酒气,我的胆囊还是缩紧了,就像一下子掉进了冰窖。我做梦也没想到,田汗是来告诉我那样一个消息的。

他把我领了出来。走出那个院子,我看到了他的卫士。他们离我们十几步远,猫着腰来回走着,就像移动的灌木。此外还有几个站岗放哨的人,他们拿的是红缨枪。(在夜里)那红缨看上去是黑色的。此时,朔风劲吹,并且开始下雪。一个卫士走了过来,递给田汗一件衣服。那衣服是用斜纹布做成的,就像医院里的病号服。它比老乡织出来的土布软和,唯有首长和刚到延安的学者才有穿的份儿。不瞒你们说,当田汗把它披到我肩头时,我忍不住流泪了,鼻涕也流了出来。田汗看着我,想说些什么,但一直没有说。我的脑子更乱了。在外面站了一会儿,他说,这里太冷了,还是回

后沟吧。他没有把我送进拘留所,而是把我带进了一间暖烘烘的窑洞。看到墙上贴的列宁像和教室分布图,我方才晓得那是西北公学的一间办公室。他把鞋脱了下来,掏出鞋垫,用火钳夹住,悬在火盆上方烤着。一个卫士进来要替他烤,他摆了摆手,命令他站到外面去,不许放一个人进来。窑洞被他的鞋烤得臭烘烘的,再加上炭火的烟气,我的眼睛就熏得眯了起来。不怕你们笑话,当时我觉得那味道很好闻,很亲切。他翻开自己的裤腰,逮住一只虱子丢进了火盆,我听到叭的一声响。尔后,他又逮了几只,不过,他没有再往火里扔,而是用指甲盖把它们挤死了。

他身上的酒气,让人迷醉。他掏啊掏的,从身上掏出一个酒葫芦。他把酒葫芦递给我,尔后又掏出两只酒杯,用大拇指在里面擦了一圈。他给自己倒了一杯,也给我倒了一杯。他说:“喝吧,怎么?还得我给端起来?”这是两个月来,第一次有人请我喝酒。我又流泪了。当他又从怀里掏啊掏的,掏出两只猪蹄的时候,我赶紧咬住了嘴唇,不然,我的口水就要决堤而出了。田汗问我这酒怎么样,我说,好啊,真好啊。葛任没死的消息,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听说的。我刚啃了一口猪蹄,就听他说:“有件事,给你说一下,葛任还活着。”我吃了一惊,一下子站了起来,就像被火烧了屁股。

有甚说甚,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去年,也就是三十一年(注:即1942年)冬天,我从前线回到延安时,田汗噙着泪,向我讲过葛任的死。当时,他说得有鼻子有眼,说三十一年夏,葛任带着部队出去执行任务,黄昏时分,在一个叫二里岗的地方,遽然与一股日军遭遇了。二里岗有一个关帝庙,葛任的部队就是在关帝庙四周,与敌军激战了几个时辰,最后为国捐躯,成为民族英雄的。他告诉我,有人私下把葛任说成是关公似的人物,当地的民众还嚷



着要在关帝庙里为葛任立碑。将军，田汗这么说的時候，我是边听边流泪呀，都不晓得说甚么好了。有好长时间，我夜夜梦见葛任，每次从梦中醒来，我都唏嘘不已。唉，未曾想闹了半天，葛任竟然还活着。

这会儿，田汗讲完之后，一边用劲地拍着大腿，一边说：“驴日的，我真是太高兴了，太高兴了。葛任同志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我是整夜整夜睡不着觉呀。”随即，他又提醒我，此事尚无人知晓。事不秘则废呀，一旦走漏了风声，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就会提前下手。那样一来，葛任同志可就性命难保了。

将军真是心明眼亮。对，田汗冒雪来看我，当然另有目的。我想到了这一点，但他不说，我不敢贸然发问。待我啃净了一只猪蹄，他才说，他命令我到南方去一趟，代表他把葛任接回来。让我想想他的原话是怎么说的。哦，想起来了。他说：“葛任同志在南方受苦了，身体原本虚弱，肺又不好，够他受的。你去把他接回来，让他回延安享几天福。你是医生，派你去最合适不过。不知你意下如何？等办好了此事，我就去给组织说说，把你的问题解决了。戴着托派帽子，你不觉得丢人，我还丢人哩。谁让咱们是老乡呢？丑话说头，要是办砸了，可别怪我挥泪斩马谡。”

他说得很笼统。只说南方，没提大荒山，更没有提到白陂镇。我当时对他说，我呢，只是一介书生，又犯过路线错误，恐怕难当此任。他说，不管白猫黑猫花猫，捕得耗子便是好猫，祝你完成任务。我问他组织上是不是已经决定了。他脸一沉，举着烧得通红的火钳，说：“你呀你，真是狗改不了吃屎。有句话一定要牢记心间，不该你问的，你就不要多嘴，更不要随便记日记。你不说话，也没人把你当成哑巴。不写日记，也没人把你当成文盲。”我赶紧立正站